

# 新主流电影美学赛道在开启

——评电影《出发》

刘春

1936年6月,正值中国革命困难重重又孕育着无穷希望的关键时刻,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穿过国民党的防线,来到西北革命根据地,进行为期四个月的实地采访。1937年10月,他的《红星照耀中国》甫一出版,即引起巨大轰动。在这本书中,据埃德加·斯诺记载,他与毛泽东展开过长达十几个晚上的详谈。其中,论及就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的经历,毛泽东提到一个细节,受《民报》两个中国学生旅行全国的故事鼓舞,“第二年夏天,我开始在湖南徒步旅行,游历了五个县。一个名叫萧瑜的学生与我同行。我们走遍了这五个县,没有花一个铜板……”

电影《出发》就选取了青年毛泽东这段看似平淡,实则对其本人乃至中国革命影响深远的经历。影片以斯诺对毛泽东的提问开场,在后者的回忆中,深入人物精神世界和历史发生现场,展现一代革命领袖在从学堂到社会的人生重要节点,如何百折不挠地“向大本大源处探讨”,并立下“改变中国和世界”的宏伟志向。影片不仅填补了毛泽东传记电影早期革命生涯的创作空白,对当下青年人追求理想、坚定信念,具有启发和引导价值,在全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时代背景下,也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回到“历史现场”的类型架构

近年来,《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动》《长津湖》等多部新主流电影,注重营造视听奇观的同时,多有借鉴好莱坞西部片、战争片、警匪片等不同类型电影的叙述模式,一方面满足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接受语境的变化,另一方面也吸引了更多观众走入影院。电影《出发》同样借鉴了类型电影,以公路片主人公旅途经历构成连续事件的序列模式架构全片。

1917年夏,中国军阀混战、民不聊生,青年毛泽东与同学萧子升从长沙出发,在宁乡、安化、益阳、沅江等五县市,深入群众、考察民情。随着历时一个半月游学调研的展开,沿途民生百态令人触动,毛泽东逐步意识到周围同学提出的教育救国、实业救国,各地军阀倚仗的武器装备,以及大多数民众或逆来顺受或寻求神佛庇佑的消极忍受,都不是改变中国落后挨打命运的最终选择,不禁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探寻救国救民的“大本大源”。最终,如影片编剧李海歌所言“深刻体会到了知民心、得人心之关键”,并由此开启了毛泽东个人及中国共产党注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红色题材电影中的伟人角色,呈现出从形似到神似、年轻化、立体化的趋势,《出发》遵从了这一创作潮流,并吸取了类型电影青春片的人物塑造方式,即突出人物正向成长弧



出发  
只有出发 才会抵达  
The Beginning

线,展现青年在认清现实、经历挫折后,从迷茫到觉醒的成长过程。影片中的毛泽东完全摆脱了套路化、脸谱化的人物造型,既不回避青年人特有的迷茫困惑、年少冲动,也没有刻意拔高人物的思想认知,而是动态地展现出青年毛泽东的思想转化和逐渐成熟;并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框架内,借助人物视角,看到其内心的思考与抉择,进而唤起观众的情感认同和价值认同。

电影《出发》的片名(英文名为THE BEGINNING),具有双重寓意,是毛泽东开启游学调研的行为,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革命的起点。影片通过通篇方言、大量非职业演员、多处长镜头、细致场面调度,以及角色主观视角、高度还原历史的美术布景等手段,将主要人物的主观体验融入影像叙事,营造出极强的历史“现场感”。结合历史阶段的特殊性与微观事件、具体人物命运,邀请观众进入历史情境,进而成为历史的见证者,感受风云激荡蕴含的历史能动性,和青年毛泽东作为中国革命未来领袖的独特人格魅力、思想深度。

## 不同层面的“诗意”达成

现实主义历史观照之外,《出发》的独特性还在于这是一部充满诗意的影片。

“诗意电影”不能归类于某种叙述模式化的商业类型,电影语言也没有固定语法或具体风格。此类影片的诗意在于内容与形式既充满张力又浑然天成的电影质感,精神层面既立足现实又向人类亘古以来的终极问题敞怀,以及美学层面既服务主旨表达又有所超越,同时注重氛围营造和审美感受的创新探索。电影《出发》故事线索明晰,内容现实指向明确,乍看

似乎与常见的人物传记电影并无二致,然而,一旦进入影片的影像世界,就会从不同层面感受到贯穿全片的诗意。

在考察五县市的途中,两个不带分文的穷学生,为了多见识民情,纵有大道偏向深山行,一路风餐露宿,经历了饥饿、寒冷、兵患、水患、病痛等诸多磨难。被同学们称为“毛奇”的毛泽东,果然见识奇、有奇胆、行奇事,敢跟带枪的村治安队长硬刚,也敢一把雨伞冒充长枪从马帮土匪手里救同伴,天作被地为床,笑对风雨不畏险途。所处环境的晦暗和人物精神的明媚形成巨大张力,展现出影片第一层理想勃发的诗意,衬托出青年毛泽东慷慨激昂、壮怀激烈、指点江山的革命浪漫主义情怀。

走出课堂的毛泽东,在社会这所更大的学校里,多次直面身陷困苦的穷苦大众。从被洪水淹没失去家园的老乡到父母被流弹打死的孤儿,一路走来,沿途民众或流离失所或受尽欺压,天地苍茫山河无状,人如芥子身世飘零。行程最后一站,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孤身一人溯洪流来到洪灾并军阀混战现场,从他的视点出发,眼前场景不啻人间地狱。现实的惨烈残酷与自然环境的静默沉寂形成对比,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乱世之中青年毛泽东对家国惨状的痛惜、同胞命运的悲悯和对中国社会前景的忧思,构成了影片第二层沉静悲愤又不失爱国热情的诗意。

世界影史上的经典诗意电影,如让·雷诺阿、阿伦·雷乃、赫尔佐格等艺术大师的作品,往往通过表现梦境、呓语、癫狂,探讨人在情感、记忆、幻觉背后的深层关切,影片的诗意多体现在电影的叙事结构、氛围营造和心理探幽方面。而《出发》的第三层诗意则更多借鉴中国民族文化,体现在视听语言的表

达创新上。事实上,这种独具民族文化特色的电影语言诗意风格探索,正是影片导演刘智海自前作《云霄之上》以来,从探索到自觉的艺术色彩。

影片借助场面调度、色彩、构图、影像节奏、声音设计等,赋予山川河流、草木虫蛇,甚至凋敝的村落、厮杀的战场饱含情感的灵韵,而这一切又都被内化到整部影片宛若徐徐展开的历史画卷,统一纳入爱国青年对破碎家国的忧愤和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之中。镜头里的云雾雨露,水汽氤氲中晕染出画面的留白,水墨山水般的情境外化了人物华夏儿女的身份立场,而随着致敬蒋兆和先生《流民图》的特效长镜头,银幕上横轴画卷一位位突显的主角,则是站立在中华大地苦难深重的普通民众。

现实满目疮痍未来何去何从,由此,青年毛泽东溯本求源地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依靠人民、为了人民、造福人民,此一种振聋发聩气贯寰宇的诗意,无疑也得益于影片情境交融的艺术设计。电影《出发》进行了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有益尝试,可以看出它的青春片、公路片叙述元素,部分借鉴了商业类型电影的叙述模式,而它的叙述技巧、美学风格,又巧妙带有中国游记小说、传统文人画意趣,和丰富直接的影像诗意。《出发》的朦胧复杂难以直接归类,正是它的突出特质。影片面向东西方优秀文化传统,继承中有创新,在艺术追求、技术探索、思想深度、市场考量、社会责任等多方面的兼顾,探索了红色主题与艺术表达的新路径,为新主流电影在商业追求外,开辟出美学创新的新赛道。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副研究员)

都市情感剧,一向以敏锐把握社会热点话题为其擅长。剧集《时光正好》这一次仍然牢牢占据了热点话题,只是没有像同类剧那样聚焦年轻人的爱情故事或职场成长,而是聚焦中年危机,可以说将人到中年的困窘、困境与心境情绪一网打尽、悉数呈现;上有老、下有小,无法像年轻人那般轻装奔跑,又没有老年人退一步的海阔天空,失业、离婚、房贷、二胎压力、老人病倒……一齐压向剧中许梦安、梦心姐妹,梦安闺蜜——全职太太婉真以及她们的身边人,而中年危机、生活压力原本不只是属于繁忙的都市人的,也从来都是一个跨越国界的世界性话题。

在难题、困窘齐飞中,“时光”又是如何达到“正好”的呢?这恰是作品通过演员们的精彩演绎所着力诠释的,让观众随着人物在饱受烦恼、体味苦涩的同时,也感受着亲人的爱与守护。

## 在生活窘境间重新扬帆

《时光正好》开始于都市中间人群的日常生活,而主要人物的各类生活难题与困境也接踵而至:这边女主人公许梦安担任内容总监的新媒体公司遭遇投资人撤资、项目压缩,不得不大幅裁员。而这些人大多是梦安一手招进来又辛苦培养的能干员工,让观众一下子与惜才大气的中层管理者许梦安共情。随着梦安高龄怀孕、纠结于是否生二胎之际,能力与野心俱强,做事缺乏底线的黄思跳出来与梦安公开叫阵;另一边许梦安的闺蜜好友——全职太太婉真则又辛苦照顾二胎胎位人,又是围着公老总——丈夫于海团转,却仍免不了受丈夫轻蔑、全无尊严的处境,最终主动告别了八年的婚姻。

梦安自己不忍心裁掉员工,却不想自己的丈夫——技术骨干李临却已然失业,只是一直瞒着妻子罢了。然而,收入锐减、房贷压力还是让李临捉襟见肘,真相“暴露”,梦安发现打零工的丈夫蹲在地上吃盒饭,其后夫妻二人吃火锅的场景,李临看似平静却手足失措,梦安吃不下去,仓促离去之时,夫妻二人的尴尬、歉疚、埋怨、惊诧、难以面对等复杂情绪确有平地惊雷的震撼之感。

职场竞争、失业、失婚,富有的二女婿也破了产,连带着梦安生二胎的压力,小女儿梦心的产后抑郁、老父亲又不幸病倒……然而,在数不清的生活难题和压力面前,作品并没有一味地渲染人物的困窘,或沉浸于一地鸡毛的琐屑,而是细致地呈现了剧中人对困境的奋力超越与重启人生的勇气,更令人感动地表现了家人之间的理解、关爱与相互扶持。学霸李临失业并不是因为个人能力不足或懈怠造成的,而是因为企业业务调整、部门被裁撤导致的无过错失业。为了分担生活开销,他放下身段去打零工、跑快递,之前服务的企业调试设备……找工作之路可谓一波三折。小女婿贾浩文破产后无比自卑,更希望保护家庭财产与妻子而坚决要求离婚,最终在妻子和岳父的全心支持下重启事业,在直播带货中重新找到工作的支点。

梦安、梦心姐妹接连生二胎,在剧中同样是重头戏。对梦安来说,经济压力、高龄产妇保胎安胎的艰难尽显生活艰辛;富太太梦心最初的生活安逸奢侈,但又缺乏安全感,对丈夫多疑、跟踪,似有些庸人自扰的“作”;而后来的剖腹产痛苦、产后催奶的不适、情绪抑郁虽有娇骄二气的成分,但又是任何人所无法替代、独属于女性的身体痛苦与真实烦恼,也渗透了女编剧的生命体验与生活经历,令荧屏外的女性观众感同身受、被触发与感动。自2013年都市情感剧创作出现了多部“育儿剧”(如《小儿难养》《小爸爸》等),近年来的《亲爱的》以及其他都市情感剧中对女性生育内容不断细致呈现,正是从一个切口来聚焦揭示女性的生存境遇,以此有力呈现女性意识与女性的精神成长,折射出旖旎多姿的审美光晕,也提供了多样的精神启示。

同时,都市情感剧与家庭伦理剧都着力倡导与阐发人伦之和,《时光正好》中许父对儿女女婿们倾其所有的爱正是他们重启事业的重要力量,一个存折、一张房产证,一句“家里永远有为你点燃的一盏灯”,都令人泪目。作品更细致刻画了梦安和李临之间的相互理解与深厚爱意,正所谓二人齐心、其利断金;而这也适用于二女儿梦心和浩文夫妇,当他们的生活向下坠落时,却尽显梦心的可贵的向上品格,不嫌贫爱富,更有着面对挑战的洒脱,这个很“作”的女子一下子闪闪发光,也是对脆弱虚荣的富太太形象的一次新鲜重塑。

不过,在表现人物如何走出困境时,该剧部分情节显得过于轻易。比如全职太太婉真重返职场后,从初级文员打杂做起,并利用自己曾经的人脉变被动为主动,在房产销售上力拔头筹,最终华丽转身重回投行,并以投资人的身份进入前夫于海的蓝海公司,让前夫对她的态度从之前的蔑视到正视甚至仰视,重新赢得了职场成功与个人尊严。

## 轻喜剧风格解压人生烦恼

综合来看,剧中揭示的中年危机的话题并不轻松,但作品的表现手法却是轻松诙谐的。从动漫风的片头、欢快的背景音乐到贯穿全剧的轻喜剧风格,都有解压之功。同时,作品的轻松诙谐并不是轻浅油滑,而是通过倒错性的人物身份与场景设置、喜感化的对白、表演等呈现生活的多样滋味。

人物身份的倒错感及其场景安排在作品中多有表现,如剧中梦安有早产迹象,丈夫李临也陪在一边装病,女儿云阶为父母买粥,不让父母干活,并像成熟干练的梦安一口回绝了老母亲想梦安生二胎的期许的要求,说话的感觉倒是很有权威感的老妈,同样带有身份的倒错感;母亲小巧娇俏,被惹得无计可施,只能委屈地和老伴儿感叹,“我这是生了个女儿,还是生了个妈呀”,令人忍俊不禁。

其次,剧中的喜剧效果还通过滑稽场景所触发。如云阶的乡下姑姑不请自来,既让他们享受着被照顾的便利与福气,但也让李临、梦安一家人隐隐不安,生怕大姑姑李静知道梦安怀孕的消息,“因为大姑知道了,全世界就都知道了。”最可怕的是,“她会批评我们,教导我们,支配我们!”一家人顿时笼罩在这种未知的紧张之中,令人啼笑皆非。果然,大姑姑李静很快驾到,各种要求、束缚也如期而至。此时,云阶发现父母竟背着悄悄去吃烤串,羡慕与气愤之情油然而生;而三个人一起悄悄造反、拍电影准备的营养餐也终于让李静崩溃,促发了她对自我的反思。这些片段都带有自然活泼的喜悦,淡化了生活烦恼,也让剧情变得生动有趣。

该剧在对白上也带有都市情感剧将哲理与思考融入闲聊中的艺术特色,如盐入水、充满了生活感。如剧中梦安鼓励闺蜜婉真重回投行,婉真缺乏底气,梦安的一段话激发了好友的斗志,“咱们婚都离了,还怕什么呢……和年轻人相比,中年人的优点是韧劲和豁达……”看似随意,却通透智慧,有着警策之语的艺术效果,也让荧屏外的观众收获启示与鼓励。

(作者为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教授,中国视协电视剧艺术专委会副会长)

# 以坚韧与爱的铠甲突破中年危机

——评电视剧《时光正好》

戴清

## 书间道

# 他们在夜晚暂时地逃离

——读李黎《夜游》

王辉城

某种意义上,重复是现代人不面对不面对的宿命。在日常工作与生活中,我们的时间被精准地分隔。白天,是处理繁杂工作的专属时间,我们必须坐在办公桌前等待八个小时(这已是极为理想的工作状态)。黑夜,则属于家庭,属于鸡飞狗跳的日常生活。我们的时间,被售卖给工作,被出让给家庭。除了睡觉之外,似乎没有时间完全属于自己。

重复的日常,理所当然地催生出漫长的无聊、倦怠与虚无。进而,于内心深处便生出许多逃离的渴望来。在鲁迅的《奔月》中,看着日复一日的乌鸦炸酱面,嫦娥内心生出了无可阻挡的厌恶,奔向了月球。至于在月球上的生活如何,已然不是此时的嫦娥所要考虑的了。因此,逃离便成为了诗意的呼唤。它是对重复、无聊的日常生活反抗,是对麻木、疲惫的自我的重新确认。

《夜游》是作家李黎新近出版的短篇小说集。在这部集子里,李黎以夜晚为主题,用略带自嘲的语言,呈现了都市人那疲惫又无力的生活困境。一些埋藏在心底的陈年旧事,在酒精的催化之下,泛上心头。多年前,表哥宋楚江病重,众亲戚聚在一起,为其出谋划策。大笔医药费下去后,宋楚江的病情并无好转,治愈的希望极为渺茫。摆在姑姑与亲戚的选择,变得异常艰难与残酷:继续救,还是放弃?若是继续救,极有可能出现人财两空的局面;放弃吗,万一能治好呢?

这是生与死的抉择。韩飞家的境况,与亲戚相比,虽然算好,但吃穿用度也已捉襟见肘。最为困难时,韩飞的母亲炒

《黄栗墅之夜》中,是因宠物猫而诞生出来的生活小闹剧;《骄阳之夜》则是某中层要员,在逃离无聊会议途中,横生出诸多意外;《龙虾之夜》则是充满了婚姻危机的焦虑,小男孩似乎成为拯救情感的稻草;《书房夜景》《卷纸之夜》中,无疾而终的情欲,让我们窥见了生活的单调与无聊。

尤其是《书房夜景》,下班后准备回家的牛山,意外接到王小柔的电话,以为会有一趟艳遇。令牛山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夜晚会变得如此“跌宕起伏”。他跟着王小柔参加聚会、KTV等活动,事情在喧闹与醉酒的氛围中失去了控制。李黎并未让事情失控,而是将这批“猪朋狗友”带回了家中。潜伏在男女之间的欲望之火,便渐渐熄灭。一个拥有无限可能的夜晚,终于成为一个普通而热闹的夜晚。夜色褪尽之后,“一天的生活就要开始了”。夜色斑斓,人生似乎永远由一幅幅晦暗不明的画面构成。

我要着重谈的是《水花生之夜》:一众亲朋好友聚餐时,众人借着醉意生长出零碎的摩擦与矛盾。一些埋藏在心底的陈年旧事,在酒精的催化之下,泛上心头。多年前,表哥宋楚江病重,众亲戚聚在一起,为其出谋划策。大笔医药费下去后,宋楚江的病情并无好转,治愈的希望极为渺茫。摆在姑姑与亲戚的选择,变得异常艰难与残酷:继续救,还是放弃?若是继续救,极有可能出现人财两空的局面;放弃吗,万一能治好呢?

这是生与死的抉择。韩飞家的境况,与亲戚相比,虽然算好,但吃穿用度也已捉襟见肘。最为困难时,韩飞的母亲炒

水花生为菜。在这个关乎宋楚江生死的抉择之夜,最终演变为大姑父与韩飞母亲之间的对决。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于韩飞的记忆之中,这个夜晚如同那盘炒水花生一样,“陌生与恶心的味道让他呼吸困难”。

让韩飞感到“陌生与恶心”,不仅仅是炒水花生,还有变得近乎无情的母亲。准确地说,连同韩飞母亲在内的一众亲戚,都暗中希冀大姑父放弃治疗儿子,因为“医生都说没有希望了”“每个人都不要再去里面扔钱了,咱都不会响一声”。站出来反对的韩飞母亲,似乎顺理成章地成为最大的恶人,可我们能说她是坏吗?能说她自私的吗?其实并不能,因为她自身的家庭,都已照顾不暇了。

在生活之中,每个人、每个家庭都可能遭遇到绝望的艰难时刻。面对这艰难时刻,有时我们能幸运地跨越,有时则无法跨越。在《水花生之夜》中,大姑父最终跨越了人生中的艰难阶段,宋楚江的肝病神奇痊愈,得以健康成长。大姑父究竟是如何凑集到救命资金的呢?在小说中,李黎给我们留了白。这段留白,正是我们生活中的沉默心事。或者说,在“水花生之夜”中,大姑父的无助、脆弱以及在绝望之中迸发出来的果断与坚持,皆已跃然纸上。想必纵有千难万难,他都有办法解决医药费的问题。

大姑父的坚持与韩母的“自私”,其实是一体两面。两人易地而处,想必苦苦哀求的人,会变成韩母,狠心拒绝的人会是姑姑。他们所做的举动与选择,无关道德上的好坏,亦无关人性的幽微,只是忠实地给我们呈现了现实生活的广阔与复杂。在这篇小说中,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大的教诲,也许只有一声沉重的叹息。

《夜游》中呈现出都市人种种状态——“凌乱、拥挤、意外和残酷”。弥漫在故事与文字中间的疲倦与无力感,让人深感生活的无聊。唯有出没其中的熟悉人名,让人发出莞尔的微笑。按说,小说应当极力避免与现实人物发生联系,以免落他人人口实。李黎却反其道而行之,常以身边朋友为书中人名。《骄阳之夜》中与作家赵志明同名的司机离奇失踪后,我总疑心他其实是跑去了书店参加了自己的新书发布会。《黄栗墅之夜》一闪而过的“何泰斗”,更是让人愤慨。类似的例子,在书中比比皆是。这些埋藏在小说中的彩蛋,只有熟悉李黎的人,方能捕捉到,才能体会到其中的幽默感。可见他并无意去刻画整个阶层的人生与心灵的困境,他写这批小说的初心,也许只是用小说方式来记录与朋友们相处的夜晚。那一个个具体的夜晚,也许是凌乱的、拥挤的、疲惫的,但对李黎而言,却是无比珍贵的记忆,所谓是“今日良宴会,欢乐难具陈”。

也正是因为此,《夜游》中的逃离,总是短暂的、偶尔为之的。他们不会像嫦娥般决绝与浪漫,更不是盲从诗意的呼唤。他们在夜晚中逃离,目的非常简单,就是为了“上来透口气”。

事实上,李黎并不信任纯粹的诗意。准确地说,他对脱离日常生活范畴的诗意,始终是有怀疑的。他热衷于解剖、戏谑某些超然的力量、超然的秩序。大约是五十六年前,李黎出版了以梁山好汉为素材的短篇小说集《水浒传群像》。林冲、武松、宋清、鲁达这批令人钦佩的英雄好汉们,在李黎的笔下并没有展现出迷人的英雄气概,反而为琐碎、繁杂的日常所困,如武松的情欲、梁山上的招待会议、王英的夫妻生活问题,等等。英雄一旦困于日常生活,难免会沦为唉声叹气的普通人。从《水浒传群像》到《夜游》,我们可清晰地感受到李黎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在他看来,敢于直面生活的惨淡与无聊的人,才是真正的英雄。